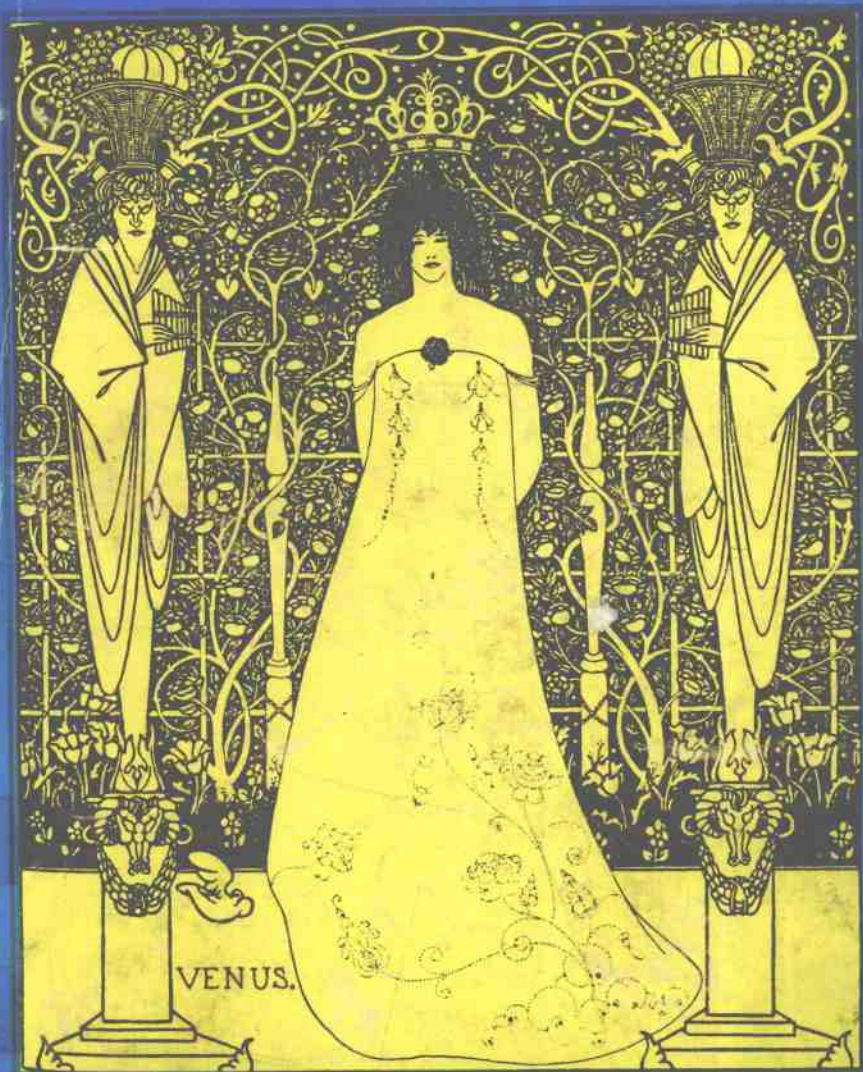


葉賽寧抒情詩選

詩苑譯林

丁魯譯



葉賽寧抒情詩選

丁 魯 譯

湖南文藝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叶赛宁抒情诗选

丁 鲁 译

责任编辑：江 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1年12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6

字数：210,000 印数：1—17,400

ISBN7—5404—0767—0

1·616 定价：4.50元

叶赛宁生平和创作简介

苏联著名诗人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生活在十月革命前后。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他却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创作道路,并对苏联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诗人出生于梁赞省农村,从小住在外祖父家里。小学毕业后,到三十公里以外的斯帕斯—克列皮基村上了教会师范学校;后来去莫斯科,1913年进印刷所当校对员。

叶赛宁写诗很早。他的早期作品,描写了未被资本主义触动的宗法制的俄国农村——它的日常生活,它的大自然。虽然一般认为他的创作到1915—1916年才趋于成熟,但是早期作品中有一些在艺术上已经完全可以与后来的优秀作品媲美了(像《稠李花雪片般摇落……》、《晚霞红色的光辉织出了满湖的波浪……》等首,就常常被人提到)。

叶赛宁的外祖父对他从小进行宗教熏陶,诗人却并不怎么相信宗教。当然,从他的早期作品中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宗教调子的。但是其中的宗教形象往往带有凡人的特征,有些作品还带着一点和宗教开玩笑的味道。它们的内容,许多并不是来自宗教著作,而是取自民间传说,可以看出民间文学对

他的影响很深。他不仅写民歌风的作品，而且早就涉足于历史题材了。

在莫斯科，他加入了工农阶层一些初学写作者组织的团体——以俄罗斯农民诗人苏里科夫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音乐小组，并且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不久，他进了慈善家沙尼亚夫斯基开办的免费的平民大学，诗歌创作活动也加强起来，发表了一些歌唱俄罗斯大自然的作品（《白桦》、《稠李树》、《新雪》等）。

在民主斗争影响下，他也写过具有进步意义的诗歌。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的《铁匠》，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诗人的目光更多转向实际。在他关于这次战争的作品中，《俄罗斯》是思想和艺术上最成熟的一首。

1915年春，叶赛宁到了首都彼得格勒（即今列宁格勒），一举成名。他的诗使“城里人”感到耳目一新；于是他立即成为各种文艺沙龙的座上宾。当时彼得格勒文坛情况复杂，流派很多，各种思想都在影响他。所以，他最早拜见的著名诗人勃洛克，在给他写信的时候就忠告道：“……我想，您可能不会走一条顺畅的捷径……而如今迈步很难，在文学界也许最难。”

这时他和农民诗人克留耶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克留耶夫的作品完全是歌颂古旧的家长制的农村，充满了宗教的神秘主义。叶赛宁惊奇地看到自己和克留耶夫的共同之处，却没能马上理解他们的不同：克留耶夫沉浸于肃穆的祈祷，叶赛宁则醉心于尘世的艺术乐趣；克留耶夫整个属于过去，而叶赛宁却面向未来。在克留耶夫影响下，叶赛宁这时开始认

真对待宗教题材了。不过，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彼得格勒，宗教情调并没有在他的创作中占主导地位。

他的许多作品描写了俄罗斯农村生活的现实画面，如《打场》、《老爷爷》、《出嫁前的告别晚会》等等。《农舍中》一首，更具有代表性。

当时文学界正在围绕如何描写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进行斗争。有的作家美化宗法制的俄国农村；有的作家又把农村写得一团漆黑，把农民写得可怜而愚昧。叶赛宁继承了俄国诗人柯尔卓夫开创的传统，没有回避农村生活的阴暗面，又表现了俄罗斯农村和农家生活的美，展示了农民美好的精神世界。

但是，他革命前的作品很少触及农村的社会变革，没有涉及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一般民主的、公民的基调出现较晚。即使是《俄罗斯》一诗中，农民对命运也仍然显得顺从。

诗人欢迎1917年的巨大社会变革，但是对这种变革的政治本质缺乏了解。他轻信了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以为农民的“天堂”即将实现。对于十月革命，他的思想准备同样是不充分的。

二 革命年代

“在革命年代，我完全站在十月一边，但我是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农民的倾向来接受一切的。”——叶赛宁在《自叙》中这样说。

诗人激情满怀地迎接十月革命。他在《约旦河的鸽子》中

写道：

天空——有如洪钟，

明月——就是钟舌，

祖国——是我的母亲，

我——是布尔什维克。

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发自内心的喜悦。但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他接受的却只是农民感兴趣的東西；他也不是把革命当作长期的斗争，而是当作短期取得的胜利。在一些作品中，诗人认为代替天堂的将是人间的“农民天堂”。

然而革命必然触动旧的农村，使它产生巨大的变化。旧的制度在变革，农村的面貌和人的面貌都在迅速改变，城市和工业对农村的影响日益增长。诗人不能理解这种变化的必然性。他留恋旧农村的诗情画意。他敏锐地看到了工业化初期对自然的某些破坏，却不能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种现象。因此，自从1918年移居莫斯科之后，他虽然一开始有许多美好的打算，以后却走向消沉。而1919年与意象派的接近，也对他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使他的创作中“对城市抗议”的音调增强了。他沉痛地哀叹“我是农村最后的一个诗人”；他还惊惧地说：

钢铁的客人马上就要到来，

它将要踏上天蓝的田间小路，

用它黑色的粗大笨重的掌心，

收割那映满绚丽朝霞的谷物。

而在《四句祭》中，他为“麦秸的俄罗斯”惋惜，对“钢铁的城市”则满怀反感。在这首诗里，他将二者的关系形象化地

概括为马驹和火车的赛跑，这匹可爱的马驹面对无情的钢铁列车，进行的只是一场毫无希望的决斗。

美妙的幻想与艰苦的现实生活的矛盾，放荡不羁的名士派圈子的影响，都使他的创作中出现了悲观厌世的调子。他开始吟唱放荡、纵酒的“无赖汉”生活，绝望地痛骂自己。他后来回顾说：

我们这肮脏的星球

是多么冷酷！

太阳列宁

也还没把它销熔！

因此我才去

胡闹、堕落和酗酒——

怀着诗人的

病弱伤痛的心灵。

身居闹市，远离家园，对社会的进程又缺乏理解，使他的作品饱含苦闷和忧伤。

叶赛宁和意象派的接近，是由于某种文学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对诗歌中的形象问题感兴趣。但是，正如舍尔施涅维奇在《 $2 \times 2 = 5$ 》一书中所说的：“意象派认为，形象就是目的本身”，“诗不是形象的有机组合，而是形象的堆砌”；作者甚至宣布意象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要求“艺术脱离国家”。而叶赛宁则很早就将注意力集中在民间形象创造方面，因为他认为民间形象创造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经济、道德、哲理和艺术生活。诗人自己作品中的形象体系，也植根于民间形象创造的基础上。二者的这种重大分歧，叶赛宁一

开始是没有发现的。后来，诗人一方面受到意象派许多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和他们产生矛盾，直至他于1924年宣布“解散”意象派。

也是在1924年，叶赛宁出版了题为《莫斯科酒馆之音》的诗集，其中收有他那些最为颓唐、放纵的诗歌。

三

1922年5月至1923年8月，叶赛宁出国一年多，回国时“明显地倾向新事物”（马雅可夫斯基这样评论他）。因为他在国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也看到了工业化的强大力量；而国内新经济政策又初见成果，形势与他出国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使他感到振奋。至于在异国所激发的对祖国、对家乡的怀念和热爱，也是人们可以理解的。

因此，1923至1924年成了叶赛宁思想和创作的转折时期。

一方面，消沉的音调不可能马上克服。1924年出版的诗集《莫斯科酒馆之音》，当时被认作“叶赛宁情调”的标志。以后的创作中，伤感情绪也经常流露。

但是其创作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音调明显增强。诗人从意象主义的小圈子走出来，到国内各地去走动，表现现代主题的作品也增多了。他更多采用了容量较大的形式，特别是他称之为“小长诗”的形式。

1924至1925年是叶赛宁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富于成果的两年。

祖国仍旧是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在他的笔下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俄罗斯”一词已经不是指革命前的宗法制农村了。他在《苏维埃俄罗斯》等诗中表现的是对农村生活的实际感受，并且接受了这种新的现实。

他否定了过去对工业化的看法。他在《长句》一诗中为油田歌唱。他在《月光像令人不快的污水……》一诗中说：

如今我更喜欢另一种景象……

透过月儿惨淡的光亮，

我从那一排排钢铁和石头

看到了祖国强大的力量。

在《给外祖父的信》中，诗人对急着想见外孙的老人进行劝说，要他别“对火车的力量骂个不停”，因为：

哪怕是套着雪橇的

最好的马匹，

走这种远路——

也只剩白骨一堆……

只要想想《四旬祭》中那个红鬃小马和火车赛跑的场面，我们就会看到：诗人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思想感情产生了根本变化。

1924年9月至1925年8月，诗人三次访问高加索。这是他心境最好的时期，也是他创作的丰收季节。

他重要的抒情作品《波斯组曲》，就是这个时期写的。诗人自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诗篇。这个组诗的调子明朗，完全不同于消沉时期的诗作。

他还写了歌颂列宁的诗篇，把列宁称为“大地的船长”。

在《我的道路》等作品中，他总结了过去的的生活，并对未来表示了美好的愿望：

但愿我们乡村的另一种生活

能使我充满

一股全新的力量，

让那匹可亲可爱的俄罗斯母马

把我引向光荣——

像过去一样。

长诗《安娜·斯涅金娜》是叶赛宁重要的作品之一。抽象的“农民天堂”被现实的斗争所取代。不同阶级成员的恋爱故事被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前加以描写。叙事和抒情主题同时平行展开，有时还直接交错。这一作品典型地表明：叶赛宁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一般是通过比较间接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通过“抒情性”）。这完全不同于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

即使是在创作最富于成果的时期，伤感情绪也始终没有离开过叶赛宁。诗人竭力想赶上新生活前进的步伐，又常常觉得自己赶不上。

我不是新人！

难道能掩饰？

我的一只脚停留在过去，

当我想赶上钢铁的大军——

却又滑倒了另外那一只。

——他在《正在逝去的俄罗斯》中这样悲叹。

此外，个人生活的波折，健康的恶化，一群所谓“朋友”

的包围，无不使他深为痛苦。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促使他在写绝命诗之后自杀身亡，给文坛和社会很大的震动。

叶赛宁的死，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十分欣赏叶赛宁诗歌才华的高尔基，就多次指出这一点。高尔基说：“他的生与死是一部大型艺术作品，是生活本身所创造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最好不过地代表了城乡关系的悲剧……”他还说：“不可能把谢尔盖·叶赛宁藏起来，也不可能把他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勾销掉，他写出了千万人的呻吟和哀号，他是旧事物和新事物不可调和的决裂的一个鲜明的、富于戏剧性的象征。”

叶赛宁死后，苏联社会上曾经反对过“叶赛宁情调”，并用它过分否定叶赛宁及其创作。自1955年以来，要求重新评价叶赛宁的呼声日渐高涨，至今看法逐渐趋于一致：肯定了他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民族诗人而不是单纯的农民诗人；特别是在抒情诗领域，他作出了继往开来的贡献。

诗人自己说得对：他的抒情诗只充满着一种广义的爱，即对祖国的爱。这种感情把叶赛宁的全部抒情作品联成一体，其中包括明显的社会政治题材的诗、爱情诗、咏赞大自然的诗、写给亲人们的诗和进行哲理思索的诗。这种热爱不仅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也表现在它们与民间诗歌的内在联系上。

俄罗斯大自然的风光是诗人从小熟悉的，它们在他的作品中描绘得十分动人，饱含着他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这种

热爱不是通过抽象的表白、而是通过具体的视觉形象来表现的。他所描写的景物往往并不悦目（如《被人遗弃的地方啊，我的荒凉的家乡！……》等诗），却寄托着诗人对苦难的祖国的深情。不过，在大量作品中，俄罗斯大自然是用欢乐的彩笔描绘的。他把景物写活了，似乎赋予它们以人的感情。而在对景物的描写中，时刻可以感觉到热爱祖国的诗人本人的形象。

和民间创作一样，叶赛宁的作品几乎没有纯粹的风景诗，但又大都与自然界发生某种联系，自然和人的感情交融在一起。

他着眼于自然的人格化。他所描写的各种景物，都在运动、变化着。他把新月比做“一只髻毛的羊羔儿，游戏在天蓝的野草中间”，“用双角顶着菖蒲”。河水不是溅上河岸，而是“摇着”河岸。花园不是开满鲜花，而是“像一片浪沫翻腾的火海”。

除拟人外，在叶赛宁的创作中，还可以看到民间诗歌常用的另一种手法——拟物。特别是在谈到诗人自己时，这种手法更富于表现力。比如：

丛林是我满头的金发——
枝条在枯萎，金发在凋零。

你好啊，母亲——天蓝的杨树！

月亮很快要沐浴着雪花，
在儿子稀疏的鬓发中停宿。

这种比拟有时还是复合的。比如在写给卡申娜的那首诗里，不直接写人，偏要写物（白桦）；但是在写物的时候却又用了拟人的手法：

披着满肩绿色的头发，
露着少女的胸膛，

啊，你苗条的小白桦呀，

为何顾盼在池塘？

与写柳树、槭树“独脚”站立不同，本诗说牧人抱住白桦的“双脚”，更可以看出前者是写树而后者是写人了。

诗人把故乡也加以人格化。在《花楸鲜红似火……》一诗中，故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三维空间的地理概念，而且包含了时间的因素：它不仅是“战士和农夫”，不仅像俄罗斯英雄史诗中的沃利加勇士，而且也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从秋到冬，故乡这位受难者已经安息，“赎尽了所有的苦罪”；而在明年春天，诗人将在细雨中把去年的故乡追忆。

叶赛宁很善于描写季节的转换，而这种描写又总是和诗人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季节的变换和草木的荣枯最容易打动人心，对于诗人敏感的心就更是如此了。像《割光的田地，落叶的树丛……》写秋末渴望冬天到来，《闪着银色冰花的道路啊……》写冬天即将结束，都和雪橇有关，调子都那么乐观明朗；《狂风啊，你没有白白地吹刮……》写春天的雨雪过去之后，春末夏初最好的天气到来，也写得充满欢快和激动。

叶赛宁是一个善于设色的艺术家。他不仅用天蓝、碧绿、金黄、银白、绛红等各种色彩来描写俄罗斯大自然，而且画

笔饱含丰富的情感。他把大地和天空描写成蓝色和淡蓝色，为读者造成了浓厚的浪漫气氛（“淡蓝色的田野”、“淡蓝色的黎明”、“淡蓝色的俄罗斯”等等）。他感叹道：“我的蓝色的五月！淡蓝色的六月！”而读者体会到的是他对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的怀念。在叶赛宁关于大自然的语汇中，“蓝色”往往是当作汉语的“苍翠”、“青葱”来理解的。

即使是玫瑰色这种表现力不强的颜色，叶赛宁也赋予它极不平凡的力量：

“人如今我已倦于期待未来。
是幻梦？还是我全部的生活？
仿佛是骑着玫瑰色的马儿，
在喧闹的春晨飞驰而过。
世界正是‘春意闹’，人生短暂又如‘白驹过隙’，
‘玫瑰色’一词放在这里，对比十分强烈。能创造出如此浓烈的浪漫气氛的词儿，的确是很难找了。”

叶赛宁经常采用民间诗歌中的象征（橡树代表长寿，松树代表正直，白杨代表忧愁，等等）。这也证明了他的创作和民间文学的联系。他最喜欢使用的，是代表纯真少女的白桦这一形象。

叶赛宁热爱大自然，也热爱一切生物。他的《母牛》、《狗之歌》等作品，满含着对动物的爱怜，因而他被高尔基称作“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这样巧妙和用这样真挚的爱来描写动物的人。”

在描写俄罗斯大自然的同时，诗人也深入到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抒写了他们的爱憎和悲欢。自然，在他消沉的时

期，他写过一些颓唐的作品；但是他的大量作品调子是明朗的，甚至连死亡也往往写得并不可怕：

我欢迎一切，忍受一切，
历尽折磨也满怀欢悦。

我匆匆来到这片大地啊——
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别。

——他很早就这样写过。后来他还说：

被树的黄叶落地无声，

世人都必将腐朽无踪……

天下的众生啊，你们生生不息，

我愿你永远美好、繁荣！

叶赛宁作品中，鲜明的形象俯拾即是。它们往往用的是最普通的词语，听来出人意外，又似乎在人意料之中。下面是随手摘来的一些例子。比如：

天空像母牛刚刚产仔，
舔着它可爱的红色的小牛。

比如：

在云朵的枝头，像李树的金果，
闪耀着一颗熟透的星星。

比如：

里程碑好像是一群飞鸟，
呼呼地掠过了我的马蹄。

比如：

月亮像一只金色的青蛙，
伸脚躺在幽静的水洼。

等等、等等。

叶赛宁的作品抒情性强，感情起伏跌宕，并且富于音乐性。民歌传统和文学传统在他的作品中融为一体。他的诗歌语言是质朴的，又是新鲜的，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作品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

作为一个渴望革命的诗人，作为一个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人精神世界的天才歌手，叶赛宁是不朽的。而他曲折的创作道路，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无论是关于作家个人还是关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